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大唐新語 第二十二章 釐革

武德九年□一月，太宗始躬親政事，詔曰：「有隋御宇，政刻刑煩。上懷猜阻，下無和暢。致使朋友游好，慶弔不通；卿士聯官，請問斯絕。自今已後，宜革前弊，庶上下交泰，品物咸通。佈告天下，使知朕意。」由是風俗一變，澆漓頓革矣。故事：江南，天子則白帽，公卿則巾褐襦。北朝雜以戎狄之制。北齊有長帽、短靴、合襪子。朱紫玄黃，各隨其好。天子多服緋袍。隋代帝王貴臣，多服黃紋綾袍、烏紗帽、九環帶、烏皮六合靴。百官常服，同於走庶，皆著黃袍及衫，出入殿省。後烏紗帽漸廢，貴賤通用折上巾以代冠，用靴以代履。折上巾，戎冠也；靴，胡履也，咸便於軍旅。昔袁紹與魏武帝戰於官渡，軍敗，復巾渡河，遁相倣效，因以成俗。初用全幅皂向後襜髮，謂之「襜頭」。周武帝裁為四腳；武德以來，始加巾子。至貞觀八年，太宗初服翼善冠，賜貴官進德冠，因謂侍臣曰：「襜頭起自周武帝，蓋取便於軍容。今四海無虞，當息武事。此冠頗採古法，兼更類襜頭，乃宜常服，可取服。」襪褶通用，此冠亦尋廢矣。

太史令傅奕，博綜群言，尤精《莊》、《老》，以齊生死、混榮辱為事，深排釋氏，嫉之如仇。嘗至河東，遇彌勒塔，士女輻輳禮拜。奕長揖之曰：「汝往代之聖人，我當今之達士。」奕上疏請去釋教，其詞曰：「佛在西域，言妖路遠。漢譯胡書，恣其假托。故不忠不孝，削髮而揖君親；游手游食，易服以逃租稅。凡百黎庶，不察根源，乃追既往之罪，虛覬將來之福。佈施一錢，希萬倍之報；持齋一日，期百日之糧。」又上論□二首，高祖將從之，會傳位而止。

舊制：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，以戒行者。馬周獻封章，始置街鼓，俗號「鞞鞞」，公私便焉。有道人裴翛然，雅有篇詠，善畫，好酒，常戲為《渭川歌》，詞曰：「遮莫鞞鞞鼓，須傾湛湛杯。金吾儻借問，報道玉山頹。」甚為時人所賞。

姜晦為吏部侍郎，性聰悟，識理體。舊制：吏曹舍宇悉布棘，以防令史為與選人交通。及晦領選事，盡除之，大開銓門，示無所禁。私引置者，晦輒知之，召問，莫不首伏。初，朝廷以晦改革前規，咸以為不可。竟銓綜得所，賄賂不行，舉朝歎伏。

高宗欲用郭待舉、岑長倩、郭正一、魏玄同等知政事，謂中書令崔知溫曰：「待舉等歷任尚淺，且令參知政事，未可即卿等同名稱也。」自是外司四品以下官知政事者，以「平章」為名，自待舉始也。

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，僕射並是正宰相。故太宗謂房玄齡等曰：「公為宰相，當大開耳目，求訪賢哲。」即其事也。神龍初，豆盧欽望為僕射，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，不敢參議政事，後加「知軍國事」。韋安石為僕射，東都留守，自後僕射不知政事矣。

自古帝王必躬籍田，以展三推終畝之禮。開元二□三年正月，玄宗親耕於洛陽東門之外。諸儒奏議，以古者耦耕，以一撥為一推，其禮久廢。今用牛耕，宜以一步為一推。及行事，太常卿奏，三推而止。於是公卿以下，皆過於古制。

隋制：員外郎、監察御史亦吏部注，誥詞即尚書、侍郎為與之。自貞觀已後，員外郎盡制授。則天朝，御史始制授。肅宗於靈武即位，以強寇在郊，始令中書以功狀除官，非舊制也。

武德、貞觀之代，宮人騎馬者，依《周禮》舊儀多著幕羅，雖發自戎夷，而全身障蔽。永徽之後，皆用帷帽施裙，到頸為淺露。顯慶中，詔曰：「百家家口，咸廁土流。至於衢路之間，豈可全無障蔽？比來多著帷帽，遂棄幕羅；曾不乘車，只坐簷子。過於輕率，深失禮容。自今已後，勿使如此。」神龍之末，幕羅始絕。開元初，宮人馬上始著胡帽，翫妝露面，士庶咸效之。天寶中，士流之妻，或衣丈夫服，靴衫襪帽，內外一貫矣。

開元中，天下無事。玄宗聽政之後，從禽自娛。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，以習倡優曼衍之戲。酸棗尉袁楚客以為天子方壯，宜節之以雅，從禽好鄭、衛，將蕩上心。乃引由余、太康之義，上疏以諷。玄宗納之，遷下邳主簿，而好樂如初。自周衰，樂工師散絕，迨漢制，但紀其鏗鏘，不能言其義。晉末，中原板蕩，夏音與聲俱絕。後魏、周、齊，悉用胡樂奏西涼伎，悵心堙耳，極而不反。隋平陳，因清商而制雅樂，有名無實，五音虛懸而不能奏。國初，始采班宮之義，備九變之節，然承衰亂之後，當時君子無能知樂。泗濱之磬，貯於太常。天寶中乃以華原石代之。問其故，對曰：「泗濱聲下，調之不能和；得華原石，考之乃和。」因而不改。

玄宗北巡狩，至於太行坂，路隘，逢輦車，問左右曰：「車中何物？」曰：「輦。《禮》云：天子即位，為輦，歲一漆之，示存不忘亡也。出則載以從，先王之制也。」玄宗曰：「焉用此。」命焚之。天子出不以輦從，自此始也。

玄宗嘗謁橋陵，至金粟山，睹崗巒有龍盤鳳翔之勢，謂左右曰：「吾千秋後，宜葬此地。」寶應初，追述先旨而置山陵焉。

舊制：宰相臣常於門下省議事，謂之政事堂。故長孫無忌、魏徵、房玄齡等，以他官兼政事者，皆云「知門下省事」。弘道初，裴炎自侍中轉中書令，執朝政，始移政事堂於中書省，至今以為故事。

國初因隋制，以吏部典選，主者將視其人，核之吏事。始取州、縣、府、寺疑獄，課其斷決，而觀其能否。此判之始焉。後日月淹久，選人滋多，案牘淺近，不足為準。乃采經籍古義，以為問目。其後官員不充，選人益眾，乃徵僻書隱義以試之，唯懼選人之能知也。道麗者號為「高等」，拙弱者號為「藍羅」，至今以為故事。開元中，裴光庭為吏部，始循資格，以一賢愚。遵平轍者喜其循常，負材用者受其抑屈。宋璟固爭不得。及光庭卒，有司定謚，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，謚為「克平」。《周禮》：大司徒掌選士之道。春秋之時，卿士代祿，選士之制闕焉。秦承國制，所資武力，任事者皆刀筆俗吏，不由禮義，以至於亡。漢因秦制，未遑條貫。漢高祖□一年，始下求賢之詔。武帝元光元年，始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，貢舉之法，起於此矣。元帝令光祿勳舉四科，以吏事。後漢令郡國舉孝廉。魏、晉、宋、齊，互有改易。隋煬帝改置明、進二科。國家因隋制，增置秀才、明法、明字、明算，併前為六科。武德則以考功郎中試貢士。貞觀則以考功員外掌之。士族所趨，唯明、進二科而已。古唯試策，貞觀八年加進士試經史。調露二年，考功員外劉思立奏，二科並帖經。開元二□四年，李昂為考功，性剛急，不容物，乃集進士，與之約曰：「文之美惡，悉知之矣。考校取捨，存乎至公。如有請托於人，當悉落之。」昂外舅嘗與進士李權鄰居，相善，為言之於昂。昂果怒，集貢士數權之過。權曰：「人或猥知，竊聞之於左右，非求之也。」昂因曰：「觀眾君子之文，信美矣。然古人有言，瑜不掩瑕，忠也。其有詞或不安，將與眾詳之，若何？」眾皆曰：「唯。」及出，權謂眾人曰：「向之斯言，意屬吾也。昂與此任，吾必不第矣。文何籍為？乃陰求瑕。他日，昂果摘權章句小疵，榜於通衢以辱之。權引謂昂曰：「禮尚往來。來而不往，非禮也。鄙文之不臧，既得而聞矣。而執事有雅什，嘗聞於道路，愚將切磋，可乎？」昂怒而應曰：「有何不可！」權曰：「『耳臨清澗洗，心向白雲閒。』豈執事辭乎？」昂曰：「然。」權曰：「昔唐堯衰怠，厭卷天下，將禪許由。由惡聞，故洗耳。今天子春秋鼎盛，不揖讓於足下，而洗耳何哉？」昂聞，惶駭，訴於執政，以權不遜，遂下權吏。初，昂以強復不受屬請，及有吏議，求者莫不允從。由是庭議，以省郎位輕，不足以臨多士。乃使吏部侍郎掌焉。憲司以權言不可窮竟，乃寢罷之。

肅宗初即位，在彭原。第五琦以言事得召見，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，市輕貨以濟軍須。肅宗納之，拜監察御史。房琯諫曰：「往者楊國忠厚斂以怒天下，今已亂矣。陛下即位以來，人未見德。琦，聚斂臣也，今復寵之，是除一國忠用一國忠也。將何以示遠方，收人心乎？」肅宗曰：「今天下方急，六軍之命若倒懸然，無輕貨則人散矣。卿惡琦可也，何所取財？」琯不能對。卒用琦策，驟遷御史中丞，改鑄乾元錢，一以當□。又遷戶部侍郎、平章事，兼知度支租庸使。俄被放黜。代宗即位，復判度支鹽鐵事。永泰初，奏准天下鹽斗收一百文，迄今行之。

元載既伏誅，代宗始躬親政事，勵精求理。時常袞當國，竭節奉公，天下翕然，有昇平之望。袞奏罷諸州團練、防禦等使，以節財省費。便令刺史主當州軍事，司馬同副使，專押軍案。判司本帶參軍，便令司兵判軍事，司倉判軍糧，司土判甲仗。士人團

練，春夏放歸，秋冬追集。其刺史官銜，既有持節諸軍事，使司軍旅。司馬即同副使之任。司兵參軍，即是團練使判官。代宗並從之。袞獨出群擬，為戢兵之漸，持衡數歲，時用小康焉。